

当代作家

DANGDAI ZUOJIA
MANTAN

漫谈

金仕霞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当代作家
漫谈

DANGDAI ZUOJIA
MANTAN

金仕霞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当代作家漫谈 / 金仕霞著. —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643-1239-8

I. ①当… II. ①金… III. ①作家—人物研究—中国—现代②作家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K825.6

②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28206 号

当代作家漫谈

金仕霞 著

责任编辑	邹蕊
特邀编辑	梁红
封面设计	墨创文化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press.swjtu.edu.cn
印 刷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6 mm×208 mm
印 张	7.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1239-8
定 价	2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前 言

在新中国成立的凯歌声中诞生的中国当代文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元化的红色书写，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经济转型的文学表达，再到20世纪90年代多元化的文学话语，当代文学出现了众多的作家和作品，虽不如现代文学那样“群星璀璨”，但也不乏优秀的作家和个性化的作家。《当代作家漫谈》选择了当代文坛较有成就和影响的十多位作家，他们中既有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成名的老作家宗璞、赵树理、张洁等，也有20世纪80年代享有盛名的中青年作家苏童、王小波、池莉、余华等，还有20世纪90年代甚至21世纪初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郭敬明、春树等。另外，作者还特意选取了两位台湾有代表性的作家——三毛和白先勇，对他们的人生经历、文学创作轨迹、个性特征、代表作品进行了逐一评述，让读者对中国当代作家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作者多年来一直在高校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尤其对当代小说有着浓厚的兴趣。《当代作家漫谈》一书正是作者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过程中不断积累和研究的成果，希望这本书能让读者对中国当代作家、当代小说乃至当代文学

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同时更希望能带给读者一些心灵的感动。

在本书撰写的过程中，作者参阅了大量的书籍、学术期刊等相关资料，也借鉴了一些专家、学者的理论和观点，因篇幅所限在书中没能一一列出，在此，谨向有关的专家、学者、出版社致以诚挚的歉意和敬意，同时也真诚地希望专家、学者以及读者对本书的不足之处批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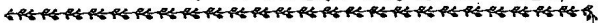
衷心地感谢大家！

金仕霞

2011年4月

目 录

永远的大家闺秀宗璞	1
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赵树理	10
挥着“沉重翅膀”的张洁	17
“鬼才”贾平凹	29
特立独行的智者王小波	43
撩起温情面纱的余华	55
抒写俗世生活的池莉	73
新写实的代表方方	88
坠入庸常的刘震云	99
“红粉”作家苏童	116
追溯生命本源的刘恒	134
探索生命意义的史铁生	149
用心灵写作的铁凝	165
“海派文学”的传人王安忆	177
“80后”的代言人郭敬明、春树	192
浪迹天涯的三毛	203
短篇小说的“奇才”白先勇	220
参考文献	229



永远的大家闺秀宗璞

宗璞(1928—),当代女作家,原名冯宗璞,祖籍河南唐河,1928年7月出生在北京,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之女,幼承家学,曾就读于清华大学附属成志小学校。抗战爆发,她随父赴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大附属中学。1945年回北京。1946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曾就职于中国文联及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宗璞多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主要作品:《红豆》《弦上的梦》《三生石》《我是谁?》,系列长篇《野葫芦引》等。其中《弦上的梦》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三生石》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宗璞是一位勇于探索和创新的作家,她的作品不多,主要是小说和散文,但她却力求篇篇都有所创新。她说:“我自1978年重新提笔以来,有意识地用两种写法写作,一种是现实主义……另一种名为超现实主义的,即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1]前者以《三生石》为代表,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的不幸

遭遇；后者以《我是谁？》为代表，通过意识的流动表现畸形年代人异化为“牛鬼蛇神”和“毒虫”的感受。

宗璞的作品充满着音乐美和绘画美。无论读宗璞哪种体裁的作品，都能够读出其中深蕴的诗情和诗意，这种律动既是诗的，也是音乐的，更是优雅的。

宗璞作品的文字虽然纯净柔美，却从不滞于柔弱婉约的唯美，而是有厚重的思想内容作为语言的“筋”，可反复咀嚼，嚼得出生活的甘甜，也嚼得出命运的苦涩。这是一种韧性，介于知识分子的硬骨刚性与女性柔情之间，犹如骨肉间的韧带一般，不折不挠、不离不弃的精神气质。宗璞的韧就如同生命力很强的“野葫芦”“三生石”，从思想上、从身体上以韧的个性赞颂韧的品性，以韧性的文字抒写韧性的人类精神。

宗璞始终都生活在大学校园中，自然而然校园题材成为了她独立的写作领域。她倾心于写校园，写知识分子的生活。宗璞笔下的校园世界，既有静谧和肃穆，又始终鼓涌着当代生活中纷飞的风云：《红豆》描写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教会学校奔腾着如火如荼的学生民主运动的激流，女大学生江玫演绎了革命与爱情的抉择；《南渡记》和《东藏记》是以西南联合大学，即明仑大学为写作背景来展开叙述的。可以说“学校”给了宗璞创作的灵感和动力。

宗璞始终保持着坦诚、真实的创作态度。宗璞自己说过她写作是遵循两个字：“诚”和“雅”。“诚”是真诚，它是作家对社会人生、对艺术、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和事件的一种基本态度，即用心灵写作；“雅”则与艺术性有关，是作家追求与实践的创作风格。“诚”和“雅”既是从事创作的宗旨，也是她文学生涯的总结；既是她具有东方文化精

但遗憾的是当年在对《红豆》的批判中，许多人认为作品并不是写一个恋爱故事，而是企图通过江玫和齐虹的恋爱事件，表现青年知识分子怎样经历着曲折痛苦的道路走向革命，而作者并没有把这个主题充分表现出来。1982年孙瑞丹在《宗璞小说创作漫论》中谈到《红豆》时说：“这篇作品实际上描写的是在中国两种命运激烈搏斗的时代，青年知识分子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宗璞自己也说：“当初确实是想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怎样在斗争中成长。”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议论，实际上都涉及了小说的主题思想，包括作者都认为《红豆》表现的是在中国革命斗争最激烈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一个女大学生怎样经过情感的曲折斗争而走上革命道路，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显然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小说中江玫的爱情只是作为她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最大阻碍来写，而表现她如何克服这个阻碍走上革命道路才是小说的主旨。

可是，当我反复阅读这篇作品后，却始终认为《红豆》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小说，是作家对爱情的抒写。因为它不仅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而且表达了一种爱情观念，即真正的爱情是以思想一致为基础的（即对人、对事、对生活、对社会的看法和基本态度）。然而，小说揭示出的这些内涵或许连作家本人也没有意识到。

首先，从小说的题目来看，“红豆”历来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爱情的象征。有诗曰：“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2]宗璞将这样一个具有诗情画意，浪漫气息的“红豆”作为她小说的题目就暗示着作品的内容：爱情。和同时期那些涉及爱情婚姻的小说，如《在悬崖上》（邓友梅）、《小巷深处》（陆文夫）、《美丽》（丰村）等相比，单从题目看，《红豆》就更富有诗意，更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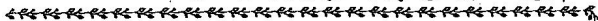
地标示着题旨。

其次，从对人物情感的描写看，小说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江玫与齐虹从相识、相恋到最后决裂分手的全过程。江玫与齐虹第一次相遇是在一个有“两排粉妆玉琢的短松墙之间”的小路上，俩人虽匆匆而过，但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江玫拿起书来，但她觉得那清秀象牙色的脸，不时在她眼前晃动。”“谁能不看见你！你像太阳一样发着光，谁能不看见你！”（齐虹语），可谓一见钟情。接着他们开始第一次散步，就这样“他们散步、散步……他们曾迷失在荷花清远的微香里，也曾迷失在桂花浓醇的甜香里。”他们谈着贝多芬和肖邦，谈着苏东坡和李商隐，谈着济慈和勃朗宁，共同的兴趣爱好使他们走得越来越近。像所有热恋中的少男少女一样，他们感到是那样幸福。“我是你的，江玫觉得世界上什么都不存在了，她靠在齐虹胸前，觉得这样憾人的幸福渗透了他们，在灵魂深处汹涌起伏着潮水似的柔情，把她和齐虹一起融化。”虽然他们爱得那么深，那么痴情，但和所有恋爱中的男女一样，他们也有矛盾和争吵。这些矛盾有的是生活琐事，而有的却涉及各自的人生态度和政治立场。江玫和齐虹生活的那个年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而他们两人最大的分歧就在于他们对社会的看法不同，因此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江玫本是一个单纯的，生性纯洁的女大学生，由于革命风暴的席卷，父亲的牺牲，女友肖素的影响，她由不过问政治到关心政治，由主持正义到倾向革命。而齐虹是旧社会一个银行家的大少爷，本身就印有其本阶级的烙印：一方面，他从内心本能地反对革命（因为革命触动了他所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作为恋爱中的人，他又希望经常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因此他粗暴地干涉江玫参加一切革命

活动，阻止她和肖素接触，这样做的结果却导致了江玫从他一系列的行为中看到了他性格上的弱点：暴躁、冷酷，以及他们思想上的分歧，即对革命的态度不同。当齐虹最终提出让江玫跟他去美国过另外一种生活时，江玫坚决不同意。然而，江玫还爱着齐虹，于是他们不停地争吵、哭泣、和好、再争吵，并把争吵哭泣变成了他们爱情的一部分。“这种爱情就像碎玻璃一样割着人”，他们虽然都把话说得那么决绝，却还是形影相随。不仅江玫为了这种折磨而“一天天的消瘦”，连齐虹的“脸上那中漠不关心的神气”也消失了，换上了提心吊胆的急躁和忧虑。为了规劝江玫去美国，齐虹费尽了心思，但最终齐虹还是去了美国，而江玫留在了北平，有情人未成眷属。

宗璞十分真实地将这对恋人在恋爱中的欢乐、痛苦、缠绵描写得细致入微、感人肺腑，特别是将女主人公江玫内心深处的理智与感情，现实与幻想，依恋与决绝的尖锐激烈而又情思绵绵的矛盾冲突充分展示出来，写出了江玫心中“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矛盾。这种对爱情的如泣如诉的抒写在那个年代，的确是引人注目的。无论是在《红豆》前出现的《登记》（赵树理）、《正月》（孙犁），还是同期出现的《小巷深处》（陆文夫）、《美丽》（丰村）等，这些作品都涉及了男女青年的爱情，但它们或是借此宣传新的婚姻法，或借此表达一种道德观念，而没有哪一篇像《红豆》那样把全部的笔力用于刻画男女青年如痴如醉缠绵悱恻的爱情，这一点正是这篇小说在经历了四十多年后仍然能打动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基于要表现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在斗争中成长的前提而表现出的矛盾，这主要集中在对男主人公齐虹的塑造上。



从作者的立意看，齐虹是被否定的角色，但在具体的描写时，却产生了这样一些矛盾：对齐虹外貌的描写是“他有一张清秀的象牙色的脸，轮廓分明，长长的眼睛，有一种迷惘的做梦的神气。”对齐虹气质、修养的描写是：他爱诗、爱音乐、爱大自然；他能熟练地朗诵莎士比亚的诗句；能弹一手好钢琴；能够领略和欣赏贝多芬、肖邦的音乐……。当然，有这样俊美外表的人以及有如此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修养的人，并不一定是品德高尚的人，中外许多文学作品也常常用一种反衬的方法描写人物，将人物的外在美与心灵的丑恶作强烈的对比，或外表丑恶与心灵美相比，从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前者如《红楼梦》中的贾连，后者如《巴黎圣母院》中的撞钟人卡西摩多。而《红豆》中一方面将齐虹的外表描写得那么英俊，气质那么高雅，另一面对他的所谓自私、凶残、仇恨人类等却恰恰写得那么苍白、无力，没有说服力。小说借肖素之口评价齐虹“老像在做梦似的齐虹，真是自私自利的人，什么都不能让他关心。齐虹憎恨人类，他认为无论什么人彼此都是相互利用。”而事实上作品中却没有具体的表现出齐虹的“自私自利”“凶残”“憎恨人类”“相互利用”等特性，因此如果按照作者的立意来看齐虹这个人物是矛盾的，不能令人信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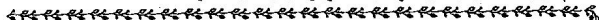
但如果我们将《红豆》看成是一篇爱情小说，而不是表现江玫成长过程的小说，那么关于齐虹形象塑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自古以来男女相爱，两情相悦都离不开相互间的吸引爱慕。齐虹俊美的外表，不凡的谈吐自然地吸引着江玫，他们相爱了，这是十分自然的，最后由于思想信仰的不同他们分手了，这也是正常的，因为不论任何时代、任何社

会的青年，他们的爱情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时代的烙印。江玫、齐虹生活的时代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时代，人生哲学、政治立场的不同注定了他们的爱情是一场悲剧。小说中齐虹的“残暴、野蛮、憎恨人类、仇视革命”等性格特点是作者为了服膺于主题的需要，将齐虹作为江玫的对立面而强加在齐虹身上的。当然这并不是说齐虹没有缺点，恰恰相反，齐虹身上有着本阶级具有的致命弱点，即对革命本能的反感，而正是这一点导致了他与江玫的决裂。但齐虹在与江玫的恋爱中却首先是一个痴情少年。小说中齐与江的冲突有三次，但从中表现出的不是他的“凶残”的本质，而是对爱情的执著、痴迷。当爱人伤心哭泣时他极其体贴地抚着她的肩说：“我不任性，我只是说不出的要和你在一起”，并发誓“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再也不——再也不——”当和爱人争吵时，他“脸上那种漠不关心的神气消失了，换上的是提心吊胆的急躁和忧愁”。当跟爱人决裂时“他的脸因为痛苦而变了形，他的眼睛红肿，嘴唇出血，脸上充满了烦躁和不安……”这是热恋中的人的真实情态，这是一个为情所困的男青年。

最后，从对小说开头结尾的描写来看。

《红豆》的开头和结尾在当时曾引起了许多人的不理解，而遭到批判。他们认为江玫与齐虹的恋情是江玫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错误，是应该否定的，如果说八年前的江玫是因为幼稚单纯而与齐虹谈恋爱，那为什么八年后，当已经成为了党的工作者的她，看到与齐虹相爱的信物红豆还完好无损时，竟是那么激动，“好像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拳头，重重地打了江玫一下”“江玫觉得一阵头晕”“江玫怔怔地”“脸色刷地一下变得惨白”“发颤的手”“泪水遮住了眼睛”，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正是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恋爱的



女孩子，睹物思情的真实感情的流露。在这里江玫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女革命者。对于江玫来说，因为思想认识的分歧使她与恋人齐虹分手，这是她理智的选择，但这不表示她从感情上忘却齐虹，恰恰相反，正因为分手，正因为他们曾有过那一段缠绵爱情，所以江玫从情感上是无法忘掉过去的，眼前的红豆勾起了她对那段美好而又痛苦的爱情经历的回忆，因此她思绪万千、激动异常，这是人的正常情感的宣泄。

综上所述，我们从小说题目、人物情感、齐虹形象、开头结束的处理，对《红豆》作了重新的认读。作者认为《红豆》的确是一篇爱情小说，它通过江玫与齐虹的爱情悲剧，用艺术的手段表明了爱情也是有阶级性的，它受现实生活中政治立场和人生观的制约。尤其是当它处在一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之中，当双方的爱 and 理想不能统一，发生冲突时，必然会产生矛盾、痛苦甚至造成爱的破灭。作者将这段爱情放在一个非常的时期去描写它的滋生和破灭，目的就是要说明：爱情并不是可以包容一切、替代一切、支配一切的，恋爱中的情侣并非生活在世外桃源，势必会受到现实中各种因素的影响。

【注释】

[1] 宗璞：《给克强、振刚同志的信》，《钟山》，1982（3）。

[2] 王维：《相思》，《唐诗鉴赏词典》，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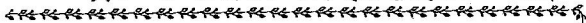
宗璞的《红豆》是她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她最为人所熟知的一部小说。小说通过江玫与齐虹的爱情悲剧，反映了那个特殊年代里知识青年的命运和追求。宗璞以其细腻的观察力和深刻的笔触，描绘了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经历，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情感波澜。这部小说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是一部反映时代精神的佳作。

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赵树理

赵树理（1906—1970年），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人。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早年读过私塾，1925年考入长治省立师范，开始接受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影响，1929年开始写作。抗战爆发后参加革命，在太行根据地从事抗日文化工作。1943年5月发表《小二黑结婚》一举成名，之后创作了《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孟祥英翻身》《邪不压正》《田寡妇看瓜》，新中国成立后又创作了《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作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中一位重要的作家。

赵树理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作家，是一个从思想气质到生活习惯都农民化了的作家。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解决了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文学与群众，特别是文学和广大农民真正结合的问题，对中国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3年因《小二黑结婚》的发表，赵树理成了解放区家喻户晓的“明星”，备受关注 and 重视。新中国成立后，他从山西来到北京，先后担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



协会理事和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等职，但是他依然以农村作为自己生活与创作的根据地，经常回到山西农村，保持与农民的密切联系。正是由于他长期深入农村，熟悉农村生活，所以他能排除各种干扰，坚持一切从生活实际出发。他的创作真实地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成就与问题、发展与波折，表达了赵树理对我国农村问题的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赵树理是一位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他的创作敢于面对现实，敢于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他坚持写自己在生活中的见闻感受，不说假话，不浮夸虚假地描写生活。由于他一直对农村生活十分了解，坚持写生活中的真实感受，所以，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生活和农村政策发生那么大的曲折与失误的状况下，即使在很多同时代的作家都因表面假象而作出错误判断或随风左右摇摆的状况下，他也没有出现这样的起伏波动，始终保持着他对生活的清醒认识。他没有写过一篇歌颂“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的作品，当他的认识与政策运动相矛盾时，他宁肯保持沉默。

赵树理还是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他把现代小说的艺术形式与传统文学，特别是与民间文学的长处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所革新的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形式、新写法，在中国小说的大众化、群众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赵树理是我国现代反映农村生活卓有成就的作家，是一位最具原创力和原创精神的文学艺术大师，他一生都在用生命写作，用心灵写作，他写的是真实，写的是情感。他的作品以崭新的思想内容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获得很高的评价。赵树理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解决了